清华简《四时》“俊风”考

柯　晨

【摘　要】清华简《四时》有“俊风”一词。“俊风”亦见于《山海经》，其名与甲骨文四方风之东风名“劦”相合，皆为东方之风。然而在《夏小正》中，俊风被解释为“合冰必于南风、解冰必于南风”之“南风”。笔者认为在不同语境中，俊风一词内涵的理解有不同角度。对于《夏小正》及清华简《四时》文本中俊风内涵的阐释，宜置于数术理论框架下。排列清华简《四时》在先秦秦汉时令文献中的序列，与《四时》时期相近的文献可资参考。俊风所反映的“顺天应时”思想，体现了先秦时期古人对自然的观察、探索和尊重，对现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有启发作用。

【关键词】俊风；清华简；《四时》；时令

【作者简介】柯晨，女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出土文献。（浙江 杭州 310028）

清华简《四时》中有“俊风”一词，出现于简3及简27，现摘录如下：

孟旨（春）受舒（序）…… 十七日二寺（时），<u>𡨦（俊）风</u>乍（作），四维□□，□□之云（云）宾。（简3）

季昧（秋），内（入）月四日…… 廿（二十）旨＝（七日）廿＝（二十）七寺（时）乍（作）女（焉），青钧旦章，<u>𡨦（俊）风</u>寤（藏）。（简27）

清华简《四时》整理者：𡨦，读为“俊”。俊风，大风，孟春十七日作，季秋二十七日藏。《夏小正》：“（正月）时有俊风。”《传》曰：“俊者，大也。大风，南风也。何大于南风也？曰：合冰必于南风，解冰必于南风，生必于南风，收必于南风，故大之也。”①

“俊风”一词还见于《山海经》，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：“东方曰析，来风曰俊，处东极以出入风。”胡厚宣认为《山海经》中的“俊风”与甲骨文四方风名之东风名相合。② 盖因《山海经》所言“来风曰俊”与两片甲骨文中所言“凤（风）曰劦”可互相印证，且“俊”与“劦”义可相通。庐江刘体智善斋所藏甲骨：“东方曰析，凤（风）曰𣎆”。1936年中央研究院第十三次发掘殷墟所得武丁时甲骨：“贞帝（禘）于东方曰析，凤（风）曰劦。”《说文》：“劦，同力也，从三力。”又“俊，材过千人也。”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克明俊德。”郑注：“俊德，才兼人者。”盖必同心合力，其材乃可以兼人。杨树达、陈邦怀、于省吾③等皆赞同此观点。杨树达指出“协风”与“谷风”名异而义同，皆以和为义。④《国语·周语》讲耕籍之礼：“先时五日，瞽告有协风至”，韦昭注：“协，和也”。又《国语·郑语》：“虞幕能听协风”，韦昭注：“协，和也”。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东风谓之谷风”，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习习谷风”，毛传：“习习，和舒貌。东风谓之谷风。阴阳和而谷风至”。陈邦怀同意“协风”之“协”以和为义。⑤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孟春之月，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，天地和同”，天地和同，与“协风”之“协”训和相合。

从以上可见，《山海经》中“俊风”与甲骨文中“劦风”相合，两者皆为东方之风。另外，与“劦风”名

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拾）》，中西书局，2022年，第127—142页。

② 胡厚宣：《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》，《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65—276页。

③ 于省吾：《释四方和四方风的两个问题》，《甲骨文字释林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123—129页。

④ 杨树达：《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话》，《积微居甲文说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77—84页。

⑤ 陈邦怀：《四方风名》，《殷代社会史料征存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59年，第1—5页。

异而义同的“谷风”，也是自东而来。然而在《夏小正》中，“俊风”被解释为“合冰必于南风、解冰必于南风”之“南风”。对于此处俊风被解释为南风，清人孔广森早有注意，《夏小正》孔广森补注：“此传似失其义。《山海经》曰‘东方曰折，来风曰俊’，然则‘俊风’者，东风也。《月令》所谓东风解冻。”①今人黄怀信认同孔广森的说法：“此‘俊风’宜如《山海经》义解为东风，传失其义，孔说是也。”②那么，《夏小正》中的这一解释是怎么产生的？清华简《四时》中俊风的含义又是什么？笔者以为对于其内涵的阐述，可能放置在数术理论框架下进行解释是较为合理的。

一　清华简《四时》中的四方风

胡厚宣曾指出，甲骨文中的“四方风”后逐渐演变为“八风”。③ 庐江刘体智善斋所藏甲骨：“东方曰析，风(风)曰㝵。南方曰夹，风(风)曰㞢。西方曰[illegible]，风(风)曰彝。□(北)□(方)□(曰)□、风(风)曰殷。”四方风还见于《山海经》以及《尚书·尧典》。《山海经》：“东方曰折，来风曰俊，处东极以出入风(《大荒东经》)”，“南方曰因乎，夸风曰乎民，处南极以出入风(《大荒南经》)”，“有人名曰石夷，来风曰韦，处西北隅以司日月长短(《大荒西经》)”，“北方曰鼒，来之风曰狻，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，使无相间出没，司其短长(《大荒东经》)。”

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《黄帝内经·灵枢·九宫八风》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皆有关于八风记载。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：“何谓八风？东北曰炎风，东方曰滔风，东南曰熏风，南方曰巨风，西南曰凄风，西方曰飂风，西北曰厉风，北方曰寒风。”汉人魏鲜能决八风，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。风从南方来，大旱；西南，小旱；西方，有兵；西北，戎菽为，小雨，趣兵；北方，为中岁；东北，为上岁；东方，大水；东南，民有疾疫，岁恶。”《开元占经》记录有魏鲜的著作《汉魏鲜正月朔旦八风占》。

同时，由于商代的一年为春秋两季制，所以甲骨文中没有四时与四方的相配。四时是直至西周后期分化出夏冬才具备的。因此，四时概念的出现是晚于四方的，先有四方，其后才有四时。清华简《四时》中的四方风应处于四方风向八风演变的中间过渡阶段，其四方风与四时已经有明确的对应关系。另外，清华简《四时》四方风直接称为“东风”“南风”“西风”“北风”。摘录如下④：

1.(孟春之月)内(入)月四日，东风，青云(云)，亟冻，寒门乃軛(晓)，奴(如)不至，玄维乃需。(简 2)

2.(孟春之月)廿=(二十)日四门皆癹(发)(29)，东风乍(作)。(简 4)

3.(孟夏之月)十寺(时)乍(作)女(焉)，南风攺(启)孟。(简 10—11)

4.(孟夏之月)廿=(二十)日玄恙(帑)旦绅(陈)，玄水乃滐(竭)，南风乍(作)。(简 12)

5.(孟秋之月)廿=(二十)日帛(白)妥(帑)旦雋(奋)(95)，大㠯(井)用曷(竭)，西风启。(简 22)

6.(孟冬之月)旨=(七日)廿=(二十)八寺(时)乍(作)女(焉)，玄禽(辖)乃繻(需)，北风启寒。(简 28)

从以上可见，清华简《四时》中已有较为明确的四方风风名。因此，“俊风”作为某种风的专名，与四方风应该是有一定区别的。以表格的形式将文中的四方风及出现的时间摘录如下(表 1)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分别对应四孟之月，对于分辨季节更替起到标志性的作用。

① 孔广森撰，王丰先点校：《大戴礼记补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13 年，第 41 页。

② 黄怀信：《大戴礼记汇校集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 年，第 166 页。

③ 胡厚宣：《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》，《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265—276 页。

④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拾)》，中西书局，2022 年，第 127—142 页。

表1　清华简《四时》“四方风”所出时间及其与“四时”的对应

四 方 风	月	日
东风	孟春	4日
东风作	孟春	20日
南风启孟	孟夏	7日10时
南风作	孟夏	20日
西风启	孟秋	20日
北风启寒	孟冬	7日28时

二　清华简《四时》在先秦秦汉时令类文献中的序列

时令类文献通过“以时系事”的方式说明物候、星象，安排生产与生活。我国古代的时令主要分为“四时”与“五行”两种类型，两者的区别在于对“岁”的划分不同。“四时时令”将一年四分、八分、十二分、二十四分；而“五行时令”则将一年五分、三十分。此外还有一种四时八节令，数量相对较少。本节拟对先秦秦汉的时令类文献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）按时令类型进行分类，并探讨清华简《四时》在其中的序列。

（一）四时时令

涉及四时时令的传世文献有《夏小正》《管子·四时》《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》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《礼记·月令》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。《夏小正》分别记载十二月的物候、星象和农事，已经有节气的萌芽。《管子·四时》关于节气名称的涉及较少。文中“四时”与“五方”，以及“五德”相配。张富祥指出其是“在五行说的框架内安排的”。① 这个论述非常正确，然而究其本质，《管子·四时》依然属于四时时令。因为其“中央土”是虚置于夏的，并不占实际的天数。《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》已经有部分节气名，此时还未形成完备的体系。张富祥认为其使用的是“五行时令”②，春三月“其日甲乙”，夏三月“其日丙丁”，中央土“其日戊己”，秋三月“其日庚辛”，冬三月“其日壬癸”。然而《十二纪》只是把五行作为点缀，本质上还是严格以月相配，当属于四时时令。《礼记·月令》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所记与《十二纪》大致相同。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出现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。

出土文献中涉及到四时时令的有孔家坡汉简《日书·岁》，银雀山汉简《禁》《迎四时》《四时令》《不时之应》，以及《敦煌悬泉月令诏条》。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《楚帛书》中的第三篇《月忌》在性质上和月令类文献有相似之处，但并非属于月令，李零认为其属于“历忌之书”③，因此不收于本文。孔家坡汉简《日书·岁》全篇共分三部分。其第二部分提到“五时”：“于是令东方生，令南方长，令西方杀，令北方臧（藏），令中央兼收，是胃（谓）五时”。然而在第三部分分别论述十二个月的气候及时令时，使用的依旧是四时时令。银雀山汉简《禁》按春夏秋冬四时分别论述。银雀山汉简《四时令》以“正月朔日”“四月朔日”“七月朔日”“十月朔日”依次论述。银雀山汉简《不时之应》以“春三月”“夏三月”“秋三月”“冬

① 张富祥：《〈管子〉书中的“幼官”和有关节气问题》，《民俗研究》2012年第5期，第33—40页。

② 张富祥：《〈管子〉书中的“幼官”和有关节气问题》，第33—40页。

③ 李零：《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34页。

三月”依次论述。《敦煌悬泉月令诏条》由王莽在元始五年颁布，是从《月令》中抽选出与基层及百姓有关的内容制定成条文。每月各有月令若干条，数目不等。

（二）五行时令

涉及五行时令的有《管子·幼官》《管子·幼官图》①《管子·五行》，此外还有银雀山汉墓竹简《三十时》《五令》。《管子·幼官》《管子·幼官图》为三十时节。《管子·幼官》以四时配五行，一年 360 日，与太阳年的准确长度差了约 5.242 2 天，因此误差不断累积，四时就会失序。银雀山汉简《五令》中的“五令”分别指“德令者”“义令者”“惠令者”“威令者”“罚令者”。银雀山汉简《三十时》将一岁分为三十时，“十二日一时，六日一节”。其属于五行系统，却未配五行，应该是因为年代较早，可能早于《幼官》《幼官图》。

（三）四时八节令

除了四时时令和五行时令，另有一种四时八节令，见于《管子·轻重己》，把一年 368 日按每节 46 日而八分。《管子·轻重己》：“以冬日至始，数四十六日，冬尽而春始”，“以冬日至始，数九十二日，谓之春至”，“以春日至始，数四十六日，春尽而夏始”，“以春日至始，数九十二日，谓之夏至”，“以夏日至始，数四十六日，夏尽而秋始”，“以夏日至始，数九十二日，谓之秋至”，“以秋日至始，数四十六日，秋尽而冬始”，“以秋日至始，数九十二日”③。这种分法，与安徽阜阳汉墓出土太一九宫式盘（图 1），以及《黄帝内经·灵枢》卷十一《九宫八风》中太一（北极星）在一岁中九宫游行的分配方法一致，张富祥认为这种划分可能是二十四节气的来源。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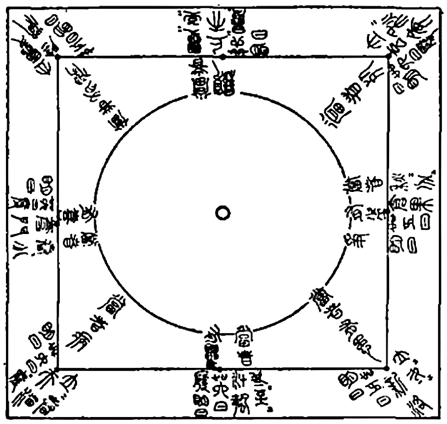

图 1　安徽阜阳汉墓出土太一九宫式盘地盘②

（四）清华简《四时》的时令类型

清华简《四时》的时令类型是什么呢？清华简《四时》逐月记载了一年十二月每月第 1、4、7、10、14、17、20、24、27 日的星象和物候（详细时间点见表 2），其当为四时时令。它将每年分为 37 时，每时分别位于每月的第 7、17、27 天，第 36 时位于岁末，第 37 时位于岁初，两者之间相差十日。因此，虽然是 37 时，但一年的周期是 10 * 36，为 360 日。清华简《四时》的文本应该是比较早期的时令文献，文字古奥，有较多关于星象的描写。它的星象系统的星象名称也与传统的二十八宿系统星象名称不同，可证其年代较早。

表 2　清华简《四时》十二月中每月记录星象及物候的日期，以及一年中的“三十七时”

月										
孟春	孟春受序	4	7（1 时）	8⑤	14	17（2 时）	20	24	27（3 时）	
仲春	仲春受序	4	7（4 时）	10	14（日月分⑥）	17（5 时）	20	24	27（6 时）	
季春	季春朔	4	7（7 时）	10	14	17（8 时）	20	24	27（9 时）	

① 《幼官》《幼官图》原作《玄宫》《玄宫图》。

② 王襄天、韩自强：《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78 年第 8 期，第 12—33 页。

③ 以秋日至始，数九十二日，此时为冬至。

④ 张富祥：《〈管子〉书中的“幼官”和有关节气问题》，第 33—40 页。

⑤ 整理者认为此处“八日”为衍文。

⑥ 即春分。

续　表

月										
孟春	孟夏朔	4	7(10时)	10	14	17(11时)	20	24	26(12时)	
仲夏	仲夏	4	7(13时)	10	14	17(14时,日至于北极①)	20	24	27(15时)	
季夏	季夏	4	7(16时)	10	14	17(17时)	20	24	27(18时)	
孟秋	孟秋	4	7(19时)	10	14	17(20时)	20	24	27(21时)	
仲秋	仲秋	4	7(22时)	10	14(日月分②)	17(23时)	20	24	27(24时)	
季秋	季秋	4	7(25时)	10	14	17(26时)	20	24	27(27时)	
孟冬	孟冬	/	7(28时)	10	14	17(29时)	20	24	27(30时)	
仲冬	仲冬	4	7(31时)	10	14	17(32时,日至于南极③)	20	24	27(33时)	
季冬	季冬	4	7(34时)	10	14	17(35时)	20	24	27(36时)	37时④

综上所述,先秦秦汉的时令文献可分为三类:“四时时令”“五行时令”“四时八节令”。“五行时令”的文献序列为:银雀山汉简《三十时》《五令》——《管子·幼官》《管子幼官图》《管子·五行》。“四时八节令”文献序列为:《管子·轻重己》——安徽阜阳出土太一九宫式盘——《黄帝内经·灵枢》卷十一《九宫八风》太一九宫游行图。“四时时令”的文献序列稍显复杂,按文献的成书年代、行文风格,以及四时与五行的相配情况综合考虑,大致为:《夏小正》《管子·四时》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清华简《四时》(先秦)——《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》(秦)——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孔家坡汉简《日书·岁》银雀山汉简时令占候类文献(《禁》《迎四时》《不时之应》《四时令》)《礼记·月令》《敦煌悬泉月令诏条》(西汉)。

三　数术框架下“俊风”的内涵阐释

在清华简《四时》中,四方风之东方风直接称为“东风”,可见“俊风”与作为四方风的“东风”当有一定区别。《四时》是天文数术类文献,其文本的生成与数术理论有关。参看上节所列其在先秦秦汉时令类文献中的序列,与它同属四时时令,且时间上较为接近的有《夏小正》《管子·四时》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。因此,从东方之风到“解冰必于南风”之南风,俊风的内涵何以发生嬗变,清华简《四时》文本中的俊风又是什么含义,将这些问题放在数术理论框架下阐释是较为合理的。

(一)时令类文献中的“应天顺时”

学界已有共识,时令类文献很有可能起源于战国阴阳家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谈阴阳家说道:“尝窃观阴阳之术,大祥而众忌讳,使人拘而多所畏;然其序四时之大顺,不可失也”,

① 即夏至。
② 即秋分。
③ 即冬至。
④ 37时日乃受序,乃复常。

又说道：“夫阴阳四时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节各有教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不死则亡。未必然也，故曰‘使人拘而多畏’。夫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经也，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，故曰‘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’”。可见时令类文献的思想内涵包括两个层次：一是对自然规律摸索和掌握。孔家坡汉简《日书·岁》：“于是令东方生，令南方长，令西方杀，令北方臧（藏），令中央兼收，是胃（谓）五时。”二是在掌握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安排生产生活，尊重自然，顺应天时。《敦煌悬泉月令诏条》：“往者阴阳不调，风雨不时，降农自安，不堇作【劳】，是以数被菑害，恻然伤之。惟□帝明王，靡不躬天之磨数，信执厥中，钦顺阴阳，敬授民时，□劝耕种，以丰年□，盖重百姓之命也。”①《周书·大明武》：“应天顺时，时有寒暑。”若是违反了这些规律，则会对生产生活造成不良后果，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存亡。银雀山汉简《五令》：“故德令失则羽虫（蟲）为菑（灾），义令失则毛虫（蟲）为菑（灾），惠令失则赢〈裸〉虫（蟲）为菑（灾），威令失则界（介）虫（蟲）为菑（灾），罚【令失则鳞虫（蟲）为灾】。”②《管子·四时》：“不知四时，乃失国之基。”

（二）时节变化与阴阳消长，以及气动生风

在数术理论中，季节的更替、物候的变化与阴阳二气的消长有莫大关系。《管子·乘马》：“春秋冬夏，阴阳之推移也。时之短长，阴阳之利用也。日夜之易，阴阳之化也。”《夏小正》：“日冬至，阳气至始动。”银雀山汉简《三十时》：“四时，卌八日，凉风，杀气也。”③孔家坡汉简《日书·岁》详细描述了一岁中不同季节“气”的变化：“正月并居寅，以谋春事”，“二月发春气于丑，是胃（谓）五（吾）已生矣”，“三月止寒于戌，是胃（谓）吾已成矣”，“四月并居卯，以受夏气”，“五月治虫于辰巳，是胃（谓）吾已长矣”，“六月止云翳（雾）于亥，是胃（谓）吾已长矣”，“七月并居申，以行秋气”，“八月止阳气于未，是胃（谓）吾已杀矣”，“九月为计于卯”，“十月称臧（藏）于子”，“十月④扃（廪）事于酉”，“十二月置、免于午”。⑤

《管子·四时》：“东方曰星，其时曰春，其气曰风，风生木与骨”，“南方曰日，其时曰夏，其气曰阳，阳生火与气”，“西方曰辰，其时曰秋，其气曰阴，阴生金与甲”，“北方曰月，其时曰冬，其气曰寒，寒生水与血”。从这段文献中可见，每一个方位的“气”是不同的。其实，不同方向即对应不同季节，不同方位“气”的不同实际是由不同气候引起的。《黄帝内经·灵枢·九宫八风》中的八风之气亦有不同属性。在中医病因学理论中，南宋医家陈言在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提出了“三因学说”，首次明确将病因划分为三类，外感六淫，内伤七情，以及不内外因⑥。其实这种思想自《黄帝内经》开始即一脉相承。《黄帝内经·灵枢·口问》：“夫百病之始生也，皆生于风雨寒暑，阴阳喜怒，饮食居处，大惊卒恐。”其中外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寒暑燥湿风热即是“外感”，其气可致病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：“是以春伤于风，邪气留连，夏乃为洞泄；夏伤于暑，秋为痎疟；秋伤于湿，冬逆而咳，发为痿厥；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。四时之气，更伤五藏。”八风之气其实与四时之气有一定的对应关系，亦会致病。《黄帝内经·灵枢·九宫八风》：“风从南方来，名曰大弱风。其伤人也，内舍于心，外在于脉，其气主为热。风从西南方来，名曰谋风。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脾，外在于肌，其气主为弱。风从西方来，名曰刚风。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肺，外在于皮肤，其气主为燥。风从西北方来，名曰折风。其伤人也，内舍于小肠，外在于手太阳脉，脉绝则溢，脉闭则结不通，善暴死。风从北方来，名曰大刚风。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肾，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，其气主为寒也。风从东北方来，名曰凶风。其伤人也，内舍于大肠，外在于两胁腋下

① 中国文物研究所编：《敦煌悬泉月令诏条》，中华书局，2001年，第4页。

②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：《银雀山汉墓竹简（贰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26页。

③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：《银雀山汉墓竹简（贰）》，第212页。

④ 简文此处漏字，当为“十一月”。

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随州市考古队编：《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85页。

⑥ “不内外因”主要指饮食起居失宜，劳逸过度，外伤虫毒等。陈言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：“其如饮食饥饱，叫呼伤气，尽神度量，疲极筋力，阴阳违逆，乃至虎野狼毒虫，金疮折，疰忤附着，畏压溺等，有悖常理，为不内外因。”

及肢节。风从东方来,名曰婴儿风。其伤人也,内舍于肝,外在于筋纽,其气主为湿。风从东南方来,名曰弱风。其伤人也,内舍于胃,外在肌肉,其气主体重。”在八风之气中北方风“其气主寒”,而四时之气“冬伤于寒”,可见北方之气与冬季之气相对,皆为“寒”。

同时,气动又生风,《吕氏春秋·季夏纪》:“天地之气,合而生风。”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:“何谓八风?东北曰炎风(高诱注:炎风,艮气所生),东方曰滔风(高诱注:震气所生),东南曰熏风(高诱注:巽气所生),南方曰巨风(高诱注:离气所生),西南曰凄风(高诱注:坤气所生),西方曰飂风(高诱注:兑气所生),西北曰厉风(高诱注:乾气所生),北方曰寒风(高诱注:坎气所生)。”现代气象科学认为风是流动的空气,流动的空气称为气流或风。可见古人“气动生风”的认识有一定的科学性。

(三)阳气所生之风

阳气始生,万物生长,冰冻消释,因此《夏小正》说“生必于南风”“解冰必于南风”;阳气衰竭,万物收藏,冰始冻,故《夏小正》有“收必于南风”“合冰必于南风”。南方之气曰“阳”,阳生“火与气”,而气又生风。俊风既是南方之阳气所生之风,那么就解释为“南风”了。清人王聘珍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,《夏小正》王聘珍解诂:“云‘合冰必于南风解冰必于南风’者,《白虎通》云:‘南者,任也。’十月纯阴用事,阳凝于阴,任成其功,故有风以合冰。正月阴气渐消,阳薄乎阴,任散其德,故有风以解冰。云‘生必于南风收必于南风’者,任养万物故曰生,任成万物故曰收也。”①

在清华简《四时》中,俊风共出现了在两处。一处是孟春之月:“十七日二寺(时),夤(俊)风乍(作),四维□□,□□之云(云)宾。”另一处是季秋之月:“廿(二十)旨=(七日)廿=(二十)七寺(时)乍(作)女(焉),青钩旦章,夤(俊)风寎(藏)。”其中,孟春之月“俊风作”对应的即是《夏小正》“解冰必于南风,生必于南风”;孟秋之月“俊风藏”,对应“合冰必于南风”“收必于南风”。因此,清华简《四时》“俊风”与《夏小正》“俊风”内涵相类,指南方阳气所生之风。

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将“八风”与“四立”以及“二分”“二至”关联起来,以不同风的出现作为节气到来的标志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:“何谓八风?距日冬至四十五日,条风至;条风至四十五日,明庶风至;明庶风至四十五日,清明风至;清明风至四十五日,景风至;景风至四十五日,凉风至;凉风至四十五日,阊阖风至;阊阖风至四十五日,不周风至;不周风至四十五日,广莫风至。”这一段中所体现的时令类型当为四时八节令,不同类型的风对应不同的节气。此外,人们亦在不同节气安排不同的生产生活,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在说明何谓八风后,进一步叙述了不同节气下人们的行为:“条风至则出轻系,去稽留。明庶风至则正封疆,修田畴。清明风至则出币帛,使诸侯。景风至则爵有位,赏有功。凉风至则报地德,祀四郊。阊阖风至则收县垂,琴瑟不张。不周风至则修宫室,缮边城。广莫风至则闭关梁,决刑罚。”这说明了我们的先人对风的重视。在气候转变所引起的一系列气象及物候变化中,风是作为最先的那个变化被人们感知到的。它是季节转变的标志性气象现象,相当于一种抽象化的时间刻度。因此,清华简《四时》中的俊风,它是春季到来的一个敏感信号,也是“解冰”与“合冰”的关键。春季阳气生发,东风解冻;秋季阳气衰退,水始冰。《礼记·月令》:“(孟春之月)东风解冻,蛰虫始振,鱼上冰。”《周书·时训解》:“立冬之日水始冰。”

清华简《四时》中除了俊风,还出现了四方风,以及其他类型的风。其虽不似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中的八方风一样与具体某一节气有明确对应关系,但也都作为标志性的气象现象,提示气候的转变。摘录如下②:

1.(仲夏之月)廿=(二十)日玄维旦𩏂(伏),<u>亟(期)风</u>乍(作)。(简 16)

2.(季夏之月)廿=(二十)日豕目旦<u>亟=(极,期)风</u>至。(简 19)

① 王聘珍:《大戴礼记解诂》,中华书局,1983 年,第 27 页。

②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拾)》,中西书局,2022 年,第 127—142 页。

3.（仲秋之月）古=（十日）西门昏正，亘（期）风至。（简 23—24）
4.（仲秋之月）廿=（二十）日白维旦逕（逾），亘（期）风乍（作）。（简 24）
5.（季秋之月）廿=（二十）日赤目旦绅（陈），亘（期）风至。（简 27）
6.（孟冬之月）廿=（二十）日赤苾（帑）旦绅（陈），亘（期）风至。（简 29）
7.（仲冬之月）廿=（二十）日霝（灵）星旦章，亘（期）风乍（作）。（简 32）
8.（季冬之月）廿=（二十）日，亟（期）风至。（简 34）
9.（孟春之月）合=（八日），延（征）风攺（启）南（21）。（简 3）
10.（仲春之月）廿=（二十）日，四關（关）皆正，殷风乍（作）。（简 6）
11.（季春之月）廿=（二十）日齎（毕）风乍（作）。（简 9）

其中期风共出现了 8 次，其特点是几乎都出现在所在之月的第 20 日。《清华简》四时整理者认为期风乃时风：“期风，时风。《管子·幼官》：‘十二期风至，戒秋事。’《书· 洪范》：‘曰谋，时寒若；曰圣，时风若’。”[①]此外，清华简《四时》在记录四方风时，提到了“（孟夏之月）南风启孟”“（孟秋之月）西风启”，以及“（孟冬之月）北风启寒”。《说文》：“启，开也”，一个“启”字说明了在我们先民的观念中，风就像带来气候转变信号的使者。气候的转变，最先即体现在风的属性变化上。

综上所述，甲骨文中的“劦风”以及《山海经》中的“俊风”时代较早，与数术并无关联。清华简《四时》中的“俊风”以及《夏小正》中的“俊风”在数术理论框架下指南方阳气所生之风。它其实是由季节变化引起，带有暖意。虽然在甲骨文中“四方”并未与“四时”相配，但在后出的文献中，“东风”常与“春季”相配。可见，无论在甲骨文中作为四方风之东风的“劦风”，还是在其后的时令文献中解释为“解冰必于南风”的“俊风”，其与春季相关，有和舒之义。只是在不同语境中，其内涵的理解有不同角度。

结论

甲骨文中的“劦风”以及《山海经》中的“俊风”为“四方风”之“东风”。清华简《四时》及《夏小正》中的“俊风”在数术理论框架下为南方阳气所生之风，有和舒之义。它由季节变化引起，带有暖意。它的到来生发万物，它的衰退敛肃万物。一叶落而知秋，俊风所带来的“解冰”与“合冰”是具有标志性的物候现象，意味着季节的转变，正是从这些对自然现象点滴的观察开始，先秦古人从殷商时期不断积累，才最终在西汉形成了稳定的节气系统。其中蕴含的顺天应时、敬天保民的思想，也为现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On the Term Junfeng(俊风) in the Chapter *Sishi*(《四时》) of Tsinghua Bamboo Slips

Ke Chen

(School of Art and Archaeology, Zhejiang University, Hangzhou 310028)

Abstract: The term Junfeng(俊风) is used in the Chapter *Sishi*(《四时》) of Tsinghua Bamboo Slips. The term Junfeng in *Shanhaijing*(《山海经》)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erm Xie(劦)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, both of which refer to the East wind. But it is explained as South wind in *Xiaxiaozheng*(《夏小正》).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Junfeng in different

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拾）》，中西书局，2022 年，第 138 页。

contexts. The interpretation of Junfeng in the texts of *Xiaxiaozheng* and *Sishi* should be plac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athematics. Literature whose period is similar to *Sishi* c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. The idea of conforming to the times reflects the ancient people's observation, exploration, and respects for nature during pre-Qin period, which has an enlightenment on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modern people and nature.

Key words: Junfeng(俊风); Tsinghua bamboo slips; *Sishi*(《四时》); Shiling(时令)